

開
微
草
堂

紀曉嵐著

第四冊

進步書
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孝行典
二十四
孝行典

孝行典
卷一百一十五
孝行典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如是我聞四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金釧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為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與。狀醫者曰。藥醫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敗於我。何有。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倘得墮之。我可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逼而就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冥官喟然曰。汝所言。酌乎時勢。彼所執者。則理也。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悟。

惠叔又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襁褓荷校。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肯帶爾。生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李南澗曰。善哉斯言。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長山聶松岩言。安邱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為狐所據。每與人對語。媼婢僮僕。凡有隱匿。必對眾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過。斯亦能語之繩規。無形之監吏矣。然姦黠者。或敬事之。則諱其所短。不肯實言。蓋聰明有餘。正直則不足也。斯狐之所以為狐歟。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言。嘗夜半睡醒。聞佛殿磬聲鏗然。如有人禮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師

耳鳴至夜復然。乃潛起躡足窺之。佛光青瑩。依稀辨物。見擊磬者。乃其亡師。一少婦對佛長跪。嗚嗚絮祝。回面向內。不識為誰。細聽所祝。則為夫病求福也。恐怖失措。觸朱桶有聲。陰氣冥濛。燈光驟暗。再明則已無睹矣。先外祖雪峯張公曰。此少婦已入黃壤。猶憂夫病。聞之使人增伉儷之情。董尼有言。近一賣花老媪。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立樹下。以手招之。無路可避。因戰慄拜謁。某夫人曰。吾夜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女我婿。一切陰謀。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拋心力。吾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罵。無地自容。惟日避此樹邊。苦雨淒風。酸辛萬狀。尚不知沈淪幾輩。得付轉輪。似聞須所奪小郎貲財。耗散都盡。始冀有生路也。又塔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甸小篋中。囑其檢出。毀滅免得他日口實。丁寧再三。嗚咽而滅。媪潛告其女。女怒曰。為小郎游說耶。迨於篋中見前札。乃始悚然。後女家日漸消敗。親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矣。

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彥弼言。昔從征烏什時。夢至一處山麓。有六七行帳。而不見兵衛。有數十人出入往來。亦多似文吏。試往窺視。遇故護軍統領某公。

某名凡五字。公以滾舌音急呼之。今不能記。

握手相

勞苦。問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平生拙直。得受冥官。今隨軍籍記戰沒者也。見其几上諸冊。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數種。問此以旗分耶。微笑曰。安有紫旗黑旗。

雖舊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難辨。乃改。

為藍頭此公此別甲乙之次第耳問次第安在曰赤心為國奮不顧身者登黃冊悟達軍

令甯死不撓者登紅冊隨眾驅馳轉輾而殞者登紫冊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尸追殲

斷脰者登黑冊問同時受命血濺尸橫豈能一一區分毫無舛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

人亡魂在精氣如生應登黃冊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冊者其精氣如烽煙

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其精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上者為神明最下

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冊者其精氣瑟縮摧頽如死灰無焰在朝廷褒崇忠義自一例哀榮

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不復齒數矣巴公側耳敬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破聲驚覺後

常以告麾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鋒鏑輕若鴻毛矣

夜燈叢錄載謝梅莊慙子事而不知慙子姓盧名志仁蓋未見梅莊自作慙子傳僅據傳聞

也霍京兆易書成癸蘇圖時轎夫王二與慙子事相類後歿於塞外京兆哭之慟一夕忽聞

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出視果然聽其語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

辭歸是日睹此異遂解裝不行謂其曹曰恐冥冥王二笑人

滄州瞽者蔡某每過南山樓下即有一叟邀之彈唱且對飲漸相狎亦時至蔡家

姓蕭江西人因販磁到此久而覺其為孤然契合甚深孤不諱蔡亦不畏也會

語涉訟者衆議不一。偶與言及曰。君既通靈。必知其審。狐黿然曰。我輩修道人。瑣事。夫房幃祕地。男女幽期。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即關外人之事。乃快一日之口。爲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矣。況弓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宛如目覩。使人忍之不可。辨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含冤畢命。其怨毒之氣。尤厯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恐刀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爲是人設一座也。汝素樸誠。聞此事亦當掩耳。乃考求真偽。意欲何爲。豈以失明不足。尚欲犁舌乎。投孟徑去。從此遂絕。蔡愧悔。自批其頰。恒述以戒人。不自隱匿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所居吳家庄西正者。死於路所。畜犬守之不去。夜有狼來。啖其尸。犬奮嚙。不使前。俄諸狼大集。犬力盡踣。遂併爲所咬。惟存其首。尚雙目怒張。皆如欲裂。有佃戶守瓜田者。親見之。又程易門在烏魯木齊。一夕有盜入室。已踰牆將出。所畜犬追嚙其足。盜抽刀斫之。至死。當終不釋。因就擒。時易門有僕曰龔。龔起龍。方負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異。一人面獸心。一獸面人心。余在烏魯木齊日。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言。曩守江山口卡倫。一日將曙。有烏啞啞對戶啼。惡其不吉。引骹矢射之。噉然有聲。掠乳牛背上。過牛駭而奔。呼數卒急追入一山坳。遇耕者二人。觸一人仆。扶視無大傷。惟足跛難行。問其家不遠。共舁送歸入室坐。未定。聞小兒連呼有

賊同出助捕。則逃遣犯韓雲。方踰垣盜食其瓜。因共執焉。使鳥不對戶啼。則薩音緯克圖不射。薩音緯克圖不射。則牛不驚逸。牛不驚逸。則不觸人仆。不觸人仆。則數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兒見人盜瓜。其勢必不能執縛。乃轉輾相引。終使受繫伏誅。此鳥之來。豈非有物憑之哉。蓋雲本劇寇。所劫殺者多矣。爾時雖無所睹。實與劉剛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領額爾赫圖言。曩守吉木薩卡倫。夜聞團魚外鳥有聲。人出逐。則漸退。人止則止。人返則復來。如是數夕。一戌卒有膽。竟操刀隨之。尋聲遙入山中。至一僵屍前而寂視之。有野獸嚙食痕。已久枯矣。卒還以告。心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復至。夫神識已離形骸。何有此鬼沾沾於遺蛻。殊未免作爾自纏。然螻蟻魚鼈之談。自莊生之曠見。豈能使含生之屬。均如太上忘情。觀於茲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貴幣必藏。仁人之政。聖人通鬼神之情狀。何嘗謂魂升魄降。遂冥冥無知哉。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己

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也

小奴玉保言特納格爾農家忽一牛入其牧羣甚肥健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親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徑負女渡嶺驀澗直入亂山崖陡谷深墮必糜碎惟抱牛頸呼號樵牧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峯之頂漸滅沒於煙靄間其或飼虎狼或委溪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貪攘此牛致罹大害余謂此牛與此女合是夙冤即驅逐不留亦必別有以相報也

故城刁飛萬言一村有二塾師雨後同步至土神祠踞砌對談移時未去祠前地淨如掌忽見盆起似字跡共起視之則泥土杖畫十六字曰不趁涼爽自課生徒溷入書館不亦愧乎蓋祠無居人狐據其中怪二人久聒也時程試方增律詩飛萬戲曰隨手成文即四言叶韻我愧此狐

飛萬又言一書生最有胆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雨霽月明命小奴携罌酒詣叢冢間四顧呼曰良夜獨遊殊為寂寞泉下諸友有肯來共酌者乎俄見燐火熒熒出沒草際再呼之鳴鳴相距丈許皆止不環集進數其影約十餘以巨杯挹酒灑之皆俯嗅其氣有一鬼稱酒絕

佳。請再賜。因且灑且問曰。公等何故不輪迴。曰。善根在者轉生矣。惡貫盈者墮獄矣。我輩十
三人。罪根未滿。待輪迴者四。業報沈淪。不得輪迴者九也。問何不懺悔求解脫。曰。懺悔須及
未死時。死後無着力處矣。灑酒既盡。舉嬰視之。各踉蹌去。中一鬼回首丁寧曰。餓鬼得飢壺
觴。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翰林院筆帖式伊實。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矛。越兩晝夜復蘇。疾馳一晝夜。猶追及
大兵。余與博晰齋同在翰林時。見有傷痕。細詢顛末。自言被創時。絕無痛楚。但忽如沉睡。既
而漸有知覺。則魂已離體。四顧皆風沙。頃刻不辨東西。了然自知為已死。倏念及子幼家貧。
酸徹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死不甘。誓為厲鬼殺賊。即覺身如鐵柱。
風不能搖。徘徊立間。方欲直上山頂。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僵臥戰血中矣。晰齋太息
曰。聞斯情狀。使人覺戰死無可畏。然則忠臣烈士。正復易為人。何憚而不為也。

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媼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
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媼。親見其事。殺業重。至牛有功於稼穡。
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
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誌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

食牛人遇疫實不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則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或未能知。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余因憶先高祖花王閣牘稿中載宋盛陽先生

諱大壯河間諸生先高祖

之外贈詩曰。狂奴猶故態。曠達是牢騷。與公所論。殆似重規疊矩矣。

有額魯特女。為烏魯木齊民間婦。數年而寡。婦故有姿首。媒妁日叩其門。婦謝曰。嫁則必嫁。然夫死無子。翁已老。我去將誰依。請待養翁事畢。然後議。有欲入贅其家代養其翁者。婦又謝曰。男子性情不可必。萬一與翁不相安。悔且無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溫飽安樂。竟勝於有子時。越六七年。翁以壽終。營葬畢。始痛哭別墓。易綵服升車去。論者惜其不貞。而不能不謂之孝。內閣學士永公時鎮其地。聞之嘆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勒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

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為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憐不敢答。俄屋角窻窻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所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直也。

許文本言其親串有得新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即服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嘗遣某姬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可墮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熱。樵牧不敢近。一老儒耿直負氣。由所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必憩息。偃蹇傲倪。竟無所見聞。如是數年。一日又坐墓袒裼納涼。歸而發狂譫語曰。曩以汝為古君子。故任汝放誕。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負心事。知從前規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復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禱。昏憤數日。自是索然氣餒。每經其地。輒俛首疾趨。觀此知魅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敢校。亦觀此而知魅大可畏。行苟有玷。雖秘之而皆能窺。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為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

治藥言二卷。中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日。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卧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越城隍廟拜懺。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問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傳訊。致婦投環。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辨。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為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殞。其一日。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己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燭明。穴竊窺見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抄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歛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為台州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為甯波疊毆致死一案。初擬情實。旋以索通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為捐生之烈魄。老翁累囚之先靈矣。其一日。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善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絮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下一

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併碎剗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夫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拏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剗刀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為同事者所慢因密訐其寢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為殺君許止不嘗藥為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為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縣幕夢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其子速歸未以為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不妄又所記囚關絕祀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鞫實為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鈎鳴帳微啟以為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鈎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

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為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死。死者之冤已伸。伸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為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第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臯陶。此獄實為難斷。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己至午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眾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

劉香畹言。曩客山西時。聞有老儒經古冢。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詈之。亦無他異。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絺。食不肴。飲不葷。妻子不宿飽。銖積鍰累得四十金。鎔為四錠。祕藏之。而對人自訴。無擔石。自詈孤後。所儲金。或忽置屋顛樹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淺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溷圜。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失去數日。從空自墮。或與客對坐。忽納於帽簷。或對人供揖。忽鏗然脫袖。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一日忽四錠躍擲空中。如蚊蝶飛。

翔彈丸擊觸漸高漸遠勢將飛去不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於懷自是不復相觸而講學之氣焰已索然盡矣。說是事時一友曰吾聞以德勝妖不聞以詈勝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張程朱詈妖必不興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張程朱必不輕詈惟其不足於中故悻悻於懷也。香晚首肯曰斯言洞見癥結矣。

香晚又言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嗇其妹家至貧時逼除夕炊煙不舉冒風雪徒步數十里乞貸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窘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脫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罄所有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移牒來問又迫於公論弗敢認其婦惜財不能忍因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弗見客者半載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嗇之故漠如陌路此真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椎心茹痛自匿其瑕復敗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其足為善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

盧霽漁編修患寒疾誤延讀景岳全書者投人參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極慟然每一發聲輒聞板壁格格響夜或繞床呼阿母灼然辨為霽漁聲蓋不欲高年之過哀也悲哉死而猶不

忘親乎。

海陽鞠前輩庭和言。一宦室婦臨卒。左手挽幼兒。右手挽幼女。嗚咽而終。力殫之。乃釋目。炯炯尚不瞑也。後燈前月下。往往遙見其形。然呼之不應。問之不言。招之不來。即之不見。或數夕不出。或一夕數出。或望之在某人前。而某人反無睹。或此處方睹。而彼處又睹。大抵如泡影空花。雷光石火。一轉瞬而即滅。一彈指而倏生。雖不為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後妻視其子女。不敢生分別心。婢媼僮僕視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至男婚女嫁。乃漸不睹。然越數載。或一見。故一家恒慄慄危懼。如在其旁。或疑為狐魅所託。亦是一說。惟是狐魅擾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義。而辛苦十餘年。為時時作此幻影哉。殆結戀之極。精靈不散。而為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歿而彌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愴然感乎。

庭和又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脇侵蝕殆無以自存。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兄倉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煙焰迷漫。無路可脫。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緩須臾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其數朝之內。忽跽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勝於為厲多多矣。

高淳令梁公欽。官戶部額外主事時。與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時六部規制嚴。凡有故不能

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遺牒司務司。務每日彙呈堂。謂之出付。不能無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付。衆疑焉。姚安公與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後同往視之。則梁公昨夕睡後。忽聞砵礮撞觸聲。如怒馬騰踏。呼問無應者。愕而起視。乃二僕一御者。裸體相搏。捶擊甚苦。然皆緘口無一言。時四鄰已睡。寓中別無一人。無可如何。坐視其鬪。至鐘鳴乃並仆。迨曉而蘇。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都不自知。惟憶是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址上有數犬跳踉戲以磚擲之。嗥而跳。就寢後遂有是變。意犬本是狐。月下視之。未審與梁公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為鄉里。將往陳訴。姚安公曰。狐自遊戲。何預於人。無故擊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於理不順。李公亦曰。凡僕隸與人爭。宜先克己。理直尚不可縱。使有恃而妄行。況理曲乎。梁公乃止。

乾隆己未會試前。一舉人過永光寺西街。見好女立門外。意頗悅之。託媒關說。以三百金納為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闈返舍。則破窗塵壁。闌無一人。污穢堆積。似廢壞多年者。訪問鄰家曰。是宅久空。是家來住僅月餘。一夕自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說中蓋嘗有是事。或曰。是女為餌。竊貨遠遁。偽為狐也。夫狐而為人。斯亦黠矣。人而為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師五六十。年。見此類者。不勝數。此其一耳。